

# 埃及非政府组织研究

蒲 瑶

**内容提要** 埃及非政府组织是沿着民族和宗教的演进路线发展起来的。它们大致可分为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科普特非政府组织、倡导组织和商人联合会等。埃及非政府组织在争取国家独立、保护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争取两性平等权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宗教、种族矛盾及非理性倾向的影响。政党化、暴力性趋势加强，使部分埃及非政府组织失去了原有的非政府性质。埃及妇女权益的提升依附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也使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埃及 非政府组织 作用

**作者简介** 蒲瑶，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710072）。

非政府组织(NGO),原意为“人民的结社”。从19世纪初始,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在埃及提供了教育、健康和社会关怀等服务。在近20年里,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埃及政府在解决发展、社会服务等问题上的能力式微等因素,为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又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埃及社会事务部(MOSA)统计,1996年有1.5万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sup>1</sup>独立研究机构——霍普斯金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主持人莱斯特·M·萨拉蒙则认为埃及有19348个非政府组织。<sup>④</sup>另一项关于埃及经济的研究指出,埃及有2.8万个非政府组织。<sup>④</sup>显然,埃及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增多、活动的多样化,使它们在埃及社会发展和政治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 埃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历程

现代埃及非政府组织是沿着民族和宗教的演进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悠久,且类型多样。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样,把自

己的一部分财产捐赠给需要的人(天课),以及为穷人提供志愿帮助(慈善捐款)都是《古兰经》所鼓励的,这既是宗教义务,又是埃及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些由非正规自愿者组成的组织在埃及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埃及非政府组织则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以及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法国殖民主义的入侵标志着埃及开始被动向西方世界开放,也标志着埃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端。1798年埃及最早的科学团体——埃及科学院成立。1805年阿里执政,开始了埃及现代化进程。在与西方的持续交往中,埃及非政府组织得到培育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各种专业协会、工会、宗教团体,以及妇女组织纷纷

<sup>1</sup> Maha M. Abderahm an *Civil Society Exposed: The Politics of NGOs in Egypt*,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London, 2004, p. 121.

<sup>④</sup> Sah on Lester & H Anheier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④</sup> Weiss Dieter & U. Wurzel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ition to an Open Market Economy*, Egypt Paris OECD, 1998.

出现。如希腊社区是当时埃及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1846年在亚历山大成立了希腊慈善机构，主要负责劳工问题。随后，科普特慈善机构、穆斯林慈善机构，以及犹太慈善团体相继在开罗成立。这些主要以宗教或少数民族性质为基础建立的社团主要为少数特定人群服务，所以被其特征固化了。此外，很多由学成于西方的埃及精英成立了文化组织和科学组织，如“埃及机构”、“地理机构”等也相继出现。它们的发展既是对西方传教活动和外国人在埃及社会影响的回应，也是保护本民族价值的一种手段。<sup>1</sup>

“埃及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市民权式的自由，这个人们并不熟悉的外来事物，混合了同样从欧洲引进的观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后，它的潜力突然暴增。”<sup>④</sup>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既为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诱因，又为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路径。在19世纪后半叶，埃及民族主义者不仅利用政治手段，而且以建立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进一步促进了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19年谢里夫·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的影响下，埃及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展开新的活动，如妇女解放运动和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等，并涉足社会改革和社会安全等问题。1923年，埃及出台了允许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法规，<sup>⑤</sup>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埃及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得到法律认可，其意义非同寻常。仅在1925年内埃及就增加了300个非政府组织。其数量不断增加迫切需要专业化管理与服务，这促使了埃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学校于1936年在亚历山大落成，翌年，开罗也有了类似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由私人自发建立的。截至1937年底，埃及非政府组织超过500个。<sup>⑥</sup>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些伊斯兰政治运动组织。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就力图通过逐渐变化的社会过程获得政治权力。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在组织管理上，穆斯林兄弟会将自己的社区组织发展成拥有多个分支机构的组织，并在自己的组织内向穆斯林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纳赛尔执政时期（1952~1970年）是埃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史上的调整期。民族主义是纳赛

尔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的大旗。靠政变上台的纳赛尔为实现社会团结而对国内社会经济生活实行了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1956年第348号法律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政府组织只要被认为有违法行为或对共和体制构成威胁，政府有权将之解散。与此同时，执政当局扶持某些现存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其扩大政治参与的表现，以帮助巩固纳赛尔政权。非政府组织“被当做政治调动的工具来支持一党或军事政权统治的政府”<sup>⑦</sup>。另一方面，纳赛尔通过国有化运动将许多公共设施和服务纳入政府管制的公共领域，扩大了福利、义务教育等范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又使政府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唯一参与者。在农村，通过合作社加强了政府对农民的组织管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扩大了政府在公共领域的管理、服务范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受到了限制。

尽管如此，在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数目还是稳中有增。1960年，埃及的非政府组织已由1925年的300个增至3195个。

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执政时期，由于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使埃及得到了西方的青睐与大量援助。萨达特推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如1952年被取缔的华夫脱党（Wafd）被允许重建，并释放了纳赛尔时期遭到拘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允许他们重新活动。在社会事务部登记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有所增加，它也从60年代的17.33%增至70年代的31.02%。<sup>⑧</sup>截至1976年，埃及非政府组织达7593个。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发展

<sup>1</sup> See Abdel Malek, *Anwar Nablat Masr: Renaissance of Egypt* Cairo: The Egyptian Public Authority for Books, 1983, p. 84.

<sup>④</sup> Bil.

<sup>⑤</sup> See Darwish Y., *History of Private Voluntary Social Work in Egypt* The Conference on Arab 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Cairo, 1989, pp. 78-80.

<sup>⑥</sup> Maha M. Abdalman, op. cit., pp. 128-130.

<sup>⑦</sup> Marzouk Mohsen *The Associative Phenomenon in the Arab World: Egypt of Democratization or Witness to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193.

<sup>⑧</sup> Takrir al-Diniah fi Misr *Report on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in Egypt*, 1996, p. 236.

相对平稳, 20多年来, 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增加。截至1990年, 埃及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12 832个。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同时, 埃及政府恢复了新华夫脱党和乌玛党的合法地位, 但同时也加强了对穆斯林兄弟会、乌里玛的严密监控。此外, 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发展和扶贫问题时也显得更加积极有效。

总之, 19世纪反抗西方的殖民入侵与现代化启蒙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埃及非政府组织的产生。20世纪现代化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社会关系的弱化及国家政府管理职能的变化又影响了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此外, 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变化, 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 对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埃及非政府组织类型及资金来源

1964年宪法第三十二条把埃及非政府组织分为福利型组织和发展型组织。这种划分掩盖了非政府组织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埃及, 非政府组织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具体地讲, 埃及非政府组织大致可划分为4类: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科普特非政府组织、倡导组织和商人协会。

1.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是埃及非政府组织构成中的主要类型, 也被认为是所有非政府组织里最有效、最积极的组织。该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占全部非政府组织的16%, 70年代上升到30%, 到1991年增至43%。<sup>1</sup> 广泛的群众基础, 充足的活动资金, 以及招募大量训练有素、绝对忠诚的穆斯林志愿者的能力将它们同其他非政府组织区别开来。由于多数穆斯林只接受非政府组织个人、国际穆斯林的捐助, 而不是来自政府, 因此,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同国内外政府机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是其主要特征。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 其数量之庞大与其雄厚的资金来源有关。天课是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首先, 大量来自国内外穆斯林个人或团体的捐赠是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 其次, 政府法律又为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免受政府公共部门的控制提供了法律保障; 最后, 在萨达特自由经济政策下繁荣起来的伊斯兰银行又

为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筹资开辟了新渠道。如1991年伊斯兰费塞尔 (faisal) 银行得到了近50万英镑的天课份额。相当于同年全部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天课资金的8.3%。<sup>④</sup> 另外, 还有国外政府资助, 如沙特阿拉伯等。

2. 科普特非政府组织。科普特人是信奉基督教科普特派的埃及人<sup>(9)</sup>, 约占埃及人口的7%~10%, 是目前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有关该类型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一般不易从官方统计中获悉。在一份非正式的估计中, 1991年科普特非政府组织占埃及全部非政府组织的9%。科普特非政府组织拥有该国一些大的、富有的非政府组织, 如科普特社会服务福音会 (CEOES)。这些组织从西方国家政府和其他捐赠机构得到大批基金, 同时也接受国内个人, 以及国外大科普特联盟的捐献。它们的宗教特征和殷实的基础使自己有能力招募大量的科普特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在健康和教育领域作用显著, 成为国家治理公共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而在埃及非政府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3. 倡导组织。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游说而非直接提供服务来影响公共政策。包括涉及人权、两性平权和环保等领域。这些组织通常依靠专业人士和活动家组织。对国外资金依赖严重。如“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开罗人权研究所”。基于它们活动的政治性, 许多致力于人权、法律服务和民主化等领域的倡导组织, 常常被卷入与政府的对抗中, 并受到一定的侵扰。

4. 商人联合会。这些组织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是萨达特时期经济开放政策的产物。国家希望这些组织能增加经济开放度, 促进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作为回报, 政府给这些组织一定的自由。因此, 该组织在埃及所有非政府组织中地位独特, 作用显著。其成员来自阁员、政府高官、公共部门经理等, 其背景使他们获得

<sup>1</sup> 彭树智著:《二十世界中东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66页。

<sup>④</sup> Ben-Nafissa Saah & AKandil NGO s in Egypt Cairo 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94, p. 269.

<sup>(9)</sup> 参见 [美国] 莱斯特·M·萨拉蒙、S·沃加斯·索可洛斯等著; 陈一梅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52页。

相对的独立性，并有一定的权力。严格来说，他们比非政府组织更关注企业的营利性。该组织的主要宗旨在于增加其成员的利益。由于受利益的驱动，这些组织尽力说服政府加速私有化进程。

就资金来源而言，倡导组织和商人联合会的资金来源既有本地的，也有国外的。本地资金主要是出售服务或产品收入；其次是由个人、公司或银行提供的捐献；再次是由政府社会事务部提供的政府补贴。1986~1987年度，政府社会事务部斥资1500万英镑用于全国非政府组织的补贴。最后是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如美国援助组织（USAID）、福特基金、新西兰政府、加拿大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社会事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称，埃及非政府组织从国外获得近1200万美元的资金。

## 埃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及问题

埃及非政府组织在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首先，埃及非政府组织对维护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起了促进作用。埃及国门被西方人打开后，欧洲人开始插手阿拉伯事务，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形成。如19世纪早期学成于西方的埃及知识分子的“埃及机构”、“地理机构”等文化组织，弘扬埃及文明，唤醒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豪感。由于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很强，划分人群的尺度主要是按宗教派别，很少有人重视民族属性。因此，早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一些文化团体等非政府组织要求从奥斯曼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带上了政治色彩。还有的秘密组织在城市张贴有关要求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并要求出版自由、不受检查等文告。如“青年埃及协会”、“祖国协会”出版《埃及报》和《商业报》呼吁整个伊斯兰世界从欧洲的掠夺和影响下解放出来。1871年这两个组织合并为“祖国党”，提出了促进埃及民族意识觉醒的“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口号。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并对埃及实行血腥统治，

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暂处低潮。当时工人阶级还未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因此，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重任就落在知识分子及其创办的各种组织上。如“萨里白文学社”、“正义社”等爱国组织，在《学校》月刊上提出“你的爱——你的学校，你的爱——你的人民，你的祖国”等口号。1890年1月，《旗帜报》的问世标志着埃及反对占领舆论的真正开始。在协会、舆论宣传的基础上产生了埃及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纲领和严密组织的政党“祖国党”。上述埃及近代非政府组织从思想上和舆论上动员了广大民众，促进了民族觉醒，为埃及的独立做了准备和动员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泛伊斯兰主义在埃及销声匿迹，众多科普特人积极投入勃然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科普特人加入奉行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有的甚至成为其重要成员，从而成为反英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次，埃及非政府组织推进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表现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生活法制化、城市化。在埃及，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大众价值取向的源泉。源于欧洲的现代化是以否定和破坏传统的思想制度为特征的。<sup>1</sup>在埃及这样一个穆斯林国家，其现代化是在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平台上进行演进的。

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民主化意味着人民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在埃及，无论是在反对军事专制政权斗争中，还是在政权的过渡中，非政府组织都成为埃及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青年机构。诞生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力图通过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获得政治力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将自己的组织发展成众多分支机构的网络组织，并遍及阿拉伯世界。它们对内高度团结，抨击腐败和专制，号召进行社会变革，主张社会公正、确立道德准则，保护穆斯林文化，恢复伊斯兰世界的尊严和影响力；对外加强抵御外来威胁，建立合法、廉洁和高效的政府，增进社会福

<sup>1</sup> 参见蒲瑶：《自议阿富汗公民社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1期，第76~83页。

利和经济公平、尊重人权等。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和政治诉求,因而得到了民众普遍的认同。当代伊斯兰世界所取得的成就与扎根于像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密不可分,这种非政府组织将社会与政治计划有机融合,并得到了更多组织的支持。对建立与维护埃及民主制度起到了一定影响。

在两性平等权方面,非政府组织为埃及妇女权益的提升而积极努力。“用一只手晃动摇篮的人,也能用另一只手改变整个世界”。在埃及流行的这句话充分显示了妇女在人类追求变革中的能力、地位和建设作用。1919年,华夫脱党成立了专门的妇女委员会。1923年,由于胡达·舒拉维领导的埃及妇女权联合会成立,同年代表埃及出席了国际妇女大会。1938年,在该组织的倡导下,首届阿拉伯妇女大会在开罗召开。1945年由一些艺术家建立的“尼罗河之女”组织,要求赋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该组织于1953年发展成为一个政党。在2005年埃及新一届议会选举中,有8名妇女获得议会席位。

作为埃及少数群体的科普特人,长期以来在埃及受到某些限制。虽然他们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独立运动中,但并未根本上改善他们与穆斯林的关系。三四十年代,科普特人发起了以组织星期天学校为主要内容的争取人权活动。1952年组建的埃及现代史上唯一的科普特人政党“科普特民族党”,以维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为目标,试图改变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地位,在科普特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科普特人在纳赛尔的世俗化改革中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牡首吉利洛斯六世获得“教皇”称号。<sup>1</sup> 20世纪90年代,科普特人加利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1996年成立于美国的“科普特人协会”(U.S. Copts Association),通过媒介宣传和资金帮助,致力于提升埃及科普特人的地位。

最后,埃及非政府组织提供就业岗位,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这方面,埃及非政府组织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埃及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非宗教的非政府组织中接近63万名全职从业者队伍,占经济从业人口的2.8%,此外,还包括约300万志愿者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宗教性质的非政府组织,

提供了教育、医疗卫生的服务。1992年,埃及全国的统计数据显示,通过非政府组织开设的诊所得到治疗者有14%。另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70%~75%给低收入社区提供的健康服务是由宗教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剩余的25%~30%是由国家卫生部提供的。同年,接受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服务者从1982年的45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sup>④</sup> 仅占埃及非政府组织9%的科普特非政府组织,携其庞大的资金实力,致力于健康和领域,功效显著。赛义德协会(AL-Sayeed Association)致力于兴办教育,建立了36所学校,雇用了3600名教职员工;科普特社会服务组织(GEOSS)拥有120个长期雇员和超过2500名义工服务于埃及社会,并获取了与国家协商的资格,成为埃及最活跃和最有前途的组织之一。<sup>⑤</sup> “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阿拉伯妇女发展团体”及组织重点关注母亲、儿童及其教育、健康和就业等,并主张通过改革家庭法来提高妇女地位。此外,非政府组织在保护行业利益等方面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埃及的社会发展基金会及非政府组织对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各厂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的三角债务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埃及非政府组织在争取民族解放、加快建设现代化进程、增进公民福祉的同时,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1. 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宗教、种族矛盾及非理性倾向的影响严重。宗教组织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各种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穆斯林和科普特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即使在民族独立年代,都未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隔阂。穆斯林对科普特的反感、憎恶和歧视从未消失,1952年成立的“科普特民族党”则把穆斯林兄弟会视为首要敌人。<sup>⑥</sup> 随着宗教关系的紧张,伊斯兰

<sup>1</sup> See Uriah Fuman, “The Copts in Egyp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http://www.angelfire.com/az/rescon/COPThm1>

<sup>④</sup> Kaudil Amani, *Features of NGOs in the Arab World - NGOs in Egypt* Cairo: Al-Ahram Centre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94, p. 122.

<sup>⑤</sup> Maha M. Abdalrhman, *op. cit.*, p. 141.

<sup>⑥</sup> See B. L. Carter, *The Copts in Egyptian Politic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 280.

组织势力开始以科普特人为重点攻击对象。1972年11月,开罗科普特人的“非法”教堂被穆斯林极端分子烧毁,引发了现代埃及的第一起严重宗教冲突事件,2006年4月,亚历山大的3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击,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10名穆斯林死亡。不同宗教的非政府组织对同宗教的信徒而言起到了整合、社会救助作用;另一方面,为达目的,一些以教派和种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不惜用极端主义方式,甚至诉诸武力,以及绑架和暗杀等恐怖主义手段。一些极端派别组织以政府高官为目标,如刺杀萨达特,他们还袭击外国游客。2004年,“统一与圣战组织”在埃及策划了恐怖活动。2006年4月24日,在埃及西奈半岛宰海卜连续发生3起连环大爆炸,造成上百人伤亡。这种暴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非政府组织的非暴力性,离建立民主宽容的公民社会相距甚远。

2. 政党化趋势的加强,使一些埃及非政府组织失去了原来的非政府性质。穆斯林兄弟会建立初始,其创始人声称,该组织并非政党,而是代表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然而,穆斯林兄弟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含了现代政党的诸多要素。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目标是复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立教政合一的国家秩序等。与宪政时代的诸多世俗议会政党相比,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践无疑超越宪政制度议会框架,浓厚的宗教色彩、诉诸神权的政治倾向、激进的斗争方式等构成了该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显著特征。20世纪4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民间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宗教非政府组织和非议会政党。70年代后,穆斯林兄弟会出现裂变趋势,恐怖活动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别的显著特征。而温和派则致力于政党政治,积极参与议会竞选。遵循“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继而改变现状。1984年,埃及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与新华夫脱党建立竞选联盟,获得了57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9席。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与社会劳动党、自由社会主义党组成竞选联盟,获60个议席,其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38个议席。2000年在竞选中获17个席位,已经很难算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穆

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意味着宗教非政府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失去了“非政府”性。

3. 妇女权益的提升依附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近代以来的埃及,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宗教文化的差异,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二者的关系是既合作又从属,女权运动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主义构建埃及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妇女受到了重视。民族主义者将国家、民族衰弱的原因归因于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深受压迫,而不能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承担起教育儿童的责任。正如埃及伊斯兰改革主义者侯赛因·阿旺所言:“如果人类的另一半生活在恐惧、无知、奴隶状态,我们怎能希望这个国家发展呢?”<sup>1</sup>正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倡导下,埃及妇女运动兴起。在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埃及妇女权益的提升受社会文化背景、缺乏参与经验因素的影响始终依附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政党政治的需要旗帜之下。

## 结 语

埃及非政府组织具有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埃及现代化发展产物的埃及非政府组织,反过来促进了埃及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世俗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埃及非政府组织又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和易变性,尤其是某些组织的政党化和暴力倾向,影响了这些组织的非政府性、和平性和民主性,甚至影响到埃及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世俗非政府组织与宗教非政府组织、不同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宗教非政府组织、传统与现代、国家稳定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等关键问题,是埃及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sup>1</sup> M kail Mona, *Image of Arab Women: Fact and Fiction*,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79, p. 23.